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太原王隱客字少微撰

石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義書而踰繩泛軒文而越契端宸肅衆題尊玉宇之中班履漂裾光佐瓊達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雋乘龜控鯉之英室慈煙姿茹丹苗於秘洞休粮煥影吸青露於神丘終驚遼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傲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蹟不滅之滅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炸之輝盡億曳法盃之響繁且施紐邁三呪於湯年苦浪埋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群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勲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教入其道者乃標黔首之尊為受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休止洎乎星潯禘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窮賓之化高人響條數妙說於銀函茂德肩隨暢真詞於貝時列辟以之崇奉綿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紆

翠輦而同嬉劉漢虔誠下湘輿而致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腰而還明龍緒衰辰使水凝而復浹

我大唐澄飛日衆撲憐霞岷延喜流禎昭華獻吉財成紫宙載茲改拉之勳大庇蒼黎茵藹遼棠之業

皇帝乘雷震極鏢電離宮駢九駁以曾馳駕八翼而橫厲希風岷岷啓鶴苑於神畿仰化連河構峰臺於勝壤敷攝訪之徽範敦受敬之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張家定實於孝受命

僧臣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疑懷許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拾與頌於

英寮雖器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遼率於常恃懷顧復之恩仍致

昇堂之拜棕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雅迴韻道通峻調開緯身城浪誼飛

寶月以衡天意樹紛披聲珥翹而拂漢既洽九偏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細徒

擅其矜節素侶挹其微望固以偶迹乘杯倅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

近識孤聞以適俗之權為會真之寶

叫風聞而莫迷叩寫振而无從爰興

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清遠古

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迄于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錄之惣合三篇分成六卷為之贊論格以通途縉旨含鏘雕文振絲信所以激昂幽致剗盪冥津者也隱客業窳才疎名蕪器淺坐煙郊而晦跡泊風戶以搜神徒以早尚花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秋辨輕光匪助奔義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摘藻與我同志幸无誚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弘福寺沙門井椿基錄

故事篇第一上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自大法東流六百餘載其中信毀交賀哀挫相傾亟滌淫殘頻令拜伏而事非經國理越天常用為蠱道俱汙舊貫焉

奏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詔

車騎將軍庾冰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二首

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一 第三成古

書

太尉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事書一首并序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桓玄與中書令王謚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首

王謚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難

桓玄難王謚不應致敬事三首

王謚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致敬王者意書一首并序

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東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時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上舅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後導等薨庾亮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王者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為駁充等因為此奏焉初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

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千時沙門不易屈膝顙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

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更冰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二首

初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旁通誠當无怪况阿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違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教違君臣之序制法虔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特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无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元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散違常務易禮典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且玉顯役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昧依希未分存體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散逸憲度又是吾之甚疑也繼其信然縱其有

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智懷耳孰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散於万衆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二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元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朝雖法有隆衰而弊元然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詔有損也稅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禪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

第五八冊

四八一

第五八冊

四八一

第五八冊

四八一

第五八冊

四八一

第五八冊

四八一

第五八冊

四八一

第五八冊

四八一

第五八冊

四八一

第五八冊

四八一

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豈敢以偏見疑設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啟

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乃大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未聖而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人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脩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无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无而當以南行耶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誠雖暗蔽不通遠旨至於軋軋夙夜思循王度寧

高麗大藏經卷第一 第三卷

苟執偏管而亂大倫耶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无或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為其體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為者亡身不恤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屢屢以為不令致碍於法无虧因其所糾而息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啟

于時更水議寢竟不施故
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事書一首并序

晉元興中安帝蒙塵於外太尉桓玄以叢主之威欲令道人誦拜於已因陳何更舊事謂理未盡改與八座等書云

玄再拜白頃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放王者何更雖已論之而並平所見未是以理相示也更意在專主

高麗大藏經卷第一 第三卷

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茫推乎視聽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日生通生理物存於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定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露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以八日今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謂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更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堯孔殊趣體教乎乖人以駭膚為重而彼駭削不疑出家并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竟不期一生要福萬劫

沙門下拜俗事卷第一 第九卷

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受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尔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唯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實諸道人並足酬對高官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謹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首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令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書一首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臣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十張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究盡尋何便二言亦恨不悉以為二論漏於漏見無曉然應心處真如雅誨大佛法之異出自天竺宗本幽選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垂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教不以形出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趨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俗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風无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恨恨於缺尸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說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率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率訓言將无寄猶以為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眎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謹惶恐死罪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十二張

初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禮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為於事要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駢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敷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无奉佛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十三張

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
接欲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今主
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
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於教皆
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
誕之所益也今為以極敬將充彌濃
其助哉

求示云功高者不賞意深者忘謝雖
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无酬誠如來自然情在
因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
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
重必略其謝則擇迦之德為是深耶
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
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
其敬哉

王謚荅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荅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
心懺悔禮拜亦為事 荅曰夫沙
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既殊義
无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
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
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條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十三

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
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
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
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荅曰夫君道
通生則理同造化太陶詩數氣功則
和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禀措感於理
本者何良以冥奉幽絕非物象之所
舉運通理妙豈虞迹之能酬是以夫
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
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騎強非常
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荅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意以
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取影響之
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虛
誕罪福為畏懼則擇迦之所明殆將
无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教其甚弊
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万劫之塗
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幸佛仁義
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
之心見又屢抑伸由之問亦似有深
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十四

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
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
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荅曰重尋高
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
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之道竊同高
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
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
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
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
為之檢耳 荅曰前所以云歷有年
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
非謂已然之事无可改之理也此蓋
言勢之所至北懷然所據也胡人不
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
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
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為以極敬將无
彌濃其助哉 荅曰敬尋來論是不
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
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
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
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
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十五

而言道耳前卷云不以人為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答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薦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况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桓玄重難王謐

二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是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玄津塗既殊則義无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豈得玄津塗之異而

沙門不釋俗事卷第一論下後右

士降屈耶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教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其未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

又云周孔之化教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為化則其教易行異於智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叛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

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為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

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

沙門不釋俗事卷第一論下後右

復就來言而借以為難如來告以敬為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為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矜仰釋迦而去莫尚於此耶惠无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无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王謐重答桓玄

二答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細至難措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无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公玄宗致為是何耶昔以學業為宗教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為宗教者是所趣之至導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廣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

沙門不釋俗事卷第一論下後右

何緣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未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以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笑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嚮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美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為仁由已引之則是而猶有弃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况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歟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及此之謂矣 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矜仰擇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日以為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无勤於事能勞矜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九十五

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向非謂禮拜之事便為元氣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 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焉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哉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臣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捐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受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幾間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素旨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觀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辯如其未允請俟高旨

桓玄三難王

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雖已行无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三難 比復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頓白焉之響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辟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以未焉既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无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未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引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駁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九十六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九十七

雖非六代之與自是道家之殊俗表
 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
 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受夫禮者必
 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
 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
 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
 耶推此而言雖元其道必宜存其禮
 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
 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
 朝宗之服鉢盂非麻廟之器軍國異
 容戎華不雜別駭毀形之人忽廁諸
 侯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竊所
 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適於
 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
 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
 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己苟
 宏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
 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
 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
 天人感歎道俗草心矣貧道幽誠所
 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
 懷執筆悲慙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荅遠法師書

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故事上

知以方外遠形故不貴為生之並求
 宗不由傾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古
 內乘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
 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
 無重則元緣有致孝之情事非通
 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
 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者在
 於心滯不由形散形散蓋是心之所
 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綴以形散此復
 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和亦有處俗
 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
 贊皇極而不虛露其德矣夫佛教存
 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
 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
 故擇迦之道不能起自淨於津梁雖
 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
 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
 所謂宣教者所可擬議也未示未能
 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末之喻
 也想不惑雷常之滯而謬情理之
 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故事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故事上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右

故事篇第一

弘福寺沙門釋者空著終

論 晉廬山遠公沙門不敬王者

論一首 并序

詔 偽楚桓玄許沙門不致禮詔

一首

破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敬

奏四首 并相奏 卷三首

事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

一首

宋孝武帝柳沙門致拜事一首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論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

并大興寺寺 沙門明勝著

論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琮福

田論一首 并序

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 并序

昔咸康中庾將軍疑諸沙門抗禮萬

乘至元興中桓太尉亦同此議于時

朝士名賢荅者甚眾雖言未悟時並

平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

遂令元上這眼毀於塵俗亮致之心
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
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
之不忘故著五篇究叙其意豈日測
壑之待晨露蓋是申其罔極亦庶後
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而覽焉
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
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通利物則功
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
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
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
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
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
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
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
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
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應
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
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
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
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目然也河
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帶累根深

沙門不律儀事卷第二 第三

因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
聲色為遊觀沉湎世樂不憚自勉而
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崖而不
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
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而慕忠而
廢其教是故恍惚釋之風音輒先奉
親而獻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
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
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
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首貌有所
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
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實迹絕於物其為
教也遠惠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
患知生生由於累化不順化以求宗
求宗不由於順化順化則不重運通
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存身則不貴
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
反者也若斯人者自捨始於落髮立
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避世
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
章不得與世同體避世則宜須高

沙門不律儀事卷第二 第三

尚其跡天然故能極弱俗於沉流拔
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
人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
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
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
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
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越化表以
求宗則理深而義篤焉貽秦息以語仁
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
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況與夫順
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
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
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
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
先賢以為美談眾論所不能異夫眾
論者則義无所取而玄不順化何耶
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
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
與无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
無情於化无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
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

沙門不律儀事卷第二 第三

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涅還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元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覺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及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涅還涅還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三侯雖以存存為功未能令存者无息是故前論云遠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享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霑其惠者也體極不兼應第四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特錄七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未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或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元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規聽之外邪无所寄理無所寄則宗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帝世之聞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壑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開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垂而猶不可煩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乘六合之內論而下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識者非不可識識之或亂此三者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特錄七

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而不聞規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王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慶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師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援引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檢若令合而後乖則擇途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特錄七

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感家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達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泯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氣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无物反覆終始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全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禽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同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第五張右

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摠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生為彼徒昔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異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乱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之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圓應无主妙盡无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應故其性各異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登玄音於太宗曰大塊勞我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第五張右

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无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无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氣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今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正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巧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无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第一張右

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暗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效之以事則无惑於大通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霄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无所聞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无現法之効未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无坐受其德陷乎卑計之累虛需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

沙門不淨信事卷第二 第三張右

方九譯之俗間王者當資以檢糧錫以舉服不吝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天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蕙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提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起步之跡所悟固以弘矣然且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摺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元近寄親夫四事之供若鴈奴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蹊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桓楚許沙門不致禮詔一旨
桓楚得廬山遠公書及論以太亨二年十二月三日乃下詔停沙門致敬事詔曰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使皆使聞知

沙門不淨信事卷第二 第三張右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感四首并桓楚
初啓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臣袁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 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桓玄一報曰何緣禽便宜奉詔
二啓 侍中臣嗣之等感事重披明詔崇冲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三同歸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群心永為末式請如前啓謹啓
桓玄二報曰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

沙門不淨信事卷第二 第三張右

如右 陛下至得圓虛使吹萬自

已九流各殉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

澤幽流无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

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

道達為功自斯以還蓋是劍履之用

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

肅拜起无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

為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內

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

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

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

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折微遠非巨驚

鉅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

大明既昇道化无外經國大倫不可

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桓玄三報日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

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

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

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甄百

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遠尊主短法

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

起邈遠略常均臣暗短不達追用愧

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

聞達拱凝居非期宏峻奉跪盤伏豈

止敬恭將以照張四維締制八寓故

雖偏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

上厥諒靡夷惟浮屠為教退自龍埠

反經提傳訓遐事遠練生恭識恒俗

稱難宗旨緬邈微言淪隔拘文蔽道

在未彌扇遂迺凌越典度僣倨尊威

失隨方之眇迹迷斐化之淵義夫佛

法以謹儉自拘忠友為道不輕比丘

逢人必拜目連索門遇長則禮寧有

屈膝四輩而間禮二親稽首者脫而

直敬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

述而事屈偏堂道挫餘分今鴻源運

洗群流仰鏡萬仙貴寶百神齊職而

畿華之內含弗臣之毗階席之間延

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

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

皆當盡禮虔敬之客依其本制則朝

微有序乘方無遜矣帝從之

釋彦棕曰孝武傳太帝即位二三年

間方逞其欲非諫足以敗德令天下

失望有世祖才明而少以禮度自肅

若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

漢之文景曾何足云從大明六年至

景明元年凡四載今拜國主而僧竟

不行豈非理勃天常固使綸言徒設耶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晉恭帝元熙中赫連勃勃據夏州略

二秦之地行五刑之虐便言佛佛謂

已是人中之佛堪受僧禮乃盡佛像

披於背上令沙門禮像即為拜我後

為震死墓後復震出屍題為无道之

字尋為北代所吞為天下笑焉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齊武帝大明中勅定林上寺僧法獻

長于寺僧玄暢於三吳沙簡僧且時

暢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覺當世與

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

鍾於軋和殿見帝帝問鍾如宜鍾答

貧道比苦氣帝嫌之迺問尚書王儉

北地沙門與王共語何所稱又正殿

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是大興不見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第六狀右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第六狀右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第六狀右

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復生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承玄等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猷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况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猷始也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

并與善平沙門明勝答

隋煬帝大業中改革前政令沙門拜帝及諸官長等懸之雜令至五年南郊謁帝大張文物廣位群寮于時佛道二衆依前跽立有勅云條式久行何因不拜黃老士女聞便致禮唯僧尼儼然時興善寺沙門明瞻答帝曰僧等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猶何致拜瞻曰宋武狂勃不拜便有嚴誅陛下有道不拜不懼顯戮帝令問對僧尼遂散瞻明且至關重案有司募敢死者對詔謝過內史為通昨不拜之罪帝夷然不述乃盡京僧尼設齋人別施錢帛後帝至西郊顧謂魏威曰朕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中

沙門不拜事卷第三 第七張右

亦有人焉拜事因寢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瑤福田論首章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法師高名碩德傷智懂之欲屈憂戒寶之將沉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論不設敬之儀當時遂震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沓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報復申叙更踰福田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為論之夫去福田者何也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越天人重踰金石辟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準法以佛師居本僧為弟子崇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託指歸唯此至極震聲滅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荼留一化之軌聖賢聞起稟學相承和合為群住持

沙門不拜事卷第三 第七張右

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國方外以發心弃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報衣則裁於壞色駭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當致教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无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

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目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此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以日月之光潤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草面馬牛迴首地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贊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若能獲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剔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

沙門不拜事卷第三 第七張右

涂六塵戒忍弗修定智无取有乖明
誨不異凡俗詐應恃宣讀之勞而抗
禮萬乘籍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
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眾
斯文復彰其趣安在如以摧道難泐
佛性可尊況是君論云非神降伯陽
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
謁拜必遵朝典猶有沙門敢為凌慢
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
易久不過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
之變多招无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
詳覽

主人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
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
望懸絕誰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諳聞
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辨試舉其
要愬有七條无德不報一也无善不
攝二也方便无礙三也寂滅無榮四
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
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
之三條引出成或吾聞天不言而四
時行王不言而萬國治帝有何力民
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

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雷庶類齊
預率賔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
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街澤
況復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農業於
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恩還思
厚答方憑万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
追以善答稱報乃深微以身敬取利
蓋淺良由僧失軌儀俗減餘慶僧不拜
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
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
福畀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
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
弃僧而類民非白非黑无所名也是
謂第一無德不報法既漸衰人亦稍
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慶凡流仍
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習典如塔之
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
積括心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
期成覺迫而能趣斯故別駿之辰天
魔遙懼滌衣之日帝釋遠懼妓女聊
披无漏遂滿醉人雙臂有緣即結龍
子賴而息驚象三見而上怖威靈斯
在儀服是因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

不可輕光顯僧力波離既度釋子伏
心居施亦歸匿王屈意乃知若老若
少可師者法无賤無豪所存者道然
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
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實信心平
等或有值直纔滿四人即成一眾僧
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
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眾僧
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踰良田之
畝為聖教之宗是謂第二无善不攝若
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卧疾之意本
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
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隨
時變愛其例乃多別有空藏弗恭如
來元貴沙弥志願和上推奉一往直
觀恙可驚恠再尋釋典莫匪通塗不
輕大士獨興高跡驚彼上慢之流設
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
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為希
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
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
夏始終通訓利銓齊仰者幼有序先
後無雜未以一士別業而令七眾普

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身慈瀛而觀土此亦死夫之節豈察明王之制乎况復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且復周之柱史久幸王攸魯之司殺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迫焉似高攀十力速度四流狀斯有為之若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老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无榮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輦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眾為神所禮王寧反受於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今神擁護之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閤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狀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脩有前聞國主

沙門不詳修事卷第二 第五段古

煩婆父王淨既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為教豈是不教之愆所法自殊所為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為護四信不壞十善无虧奉佛事僧藉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儉之降赤光自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膺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和八政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本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運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赫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略宣吾志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宣尋大典

沙門不詳修事卷第二 第五段古

所謂祭典尚有餘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籍禮官本置奉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巨任真佛已潛聖僧又滅空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剃剪職掌壇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倭纔觸王綱即墜民貫既同典禮誰合稱實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若執强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但知其一未曉其二請息攀緣少加聽採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祇忘趣神勝於色普談情道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為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類於一氣微言關於六識設教之漸斯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持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乳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

沙門不詳修事卷第二 第五段古

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重習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燄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觀其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理幽細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弗得名相孰能窮直身本无遷謝生盲自不瞻覩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巨班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季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違同之可恠之極

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

沙門不拜俗等事卷第二 第七

退歸

論曰桓更二君之威權可謂迴天轉日矣而何王執理終竟不屈向使佛教有煢妄二公不體悟執能若此逆鱗耶仲尼云歲寒而後知松栢之後凋誠哉遠法師骨梗平輩望重當年向无雅論理舉易以傾桓楚之心乎觀其遺文足知若人之命代必死而可作余歸泉為之宋孝武晚年風德既衰百姓失望受目下肩動抑高尚之跡濫汗設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而然乎偽夏政虐淫刑愈於商紂皇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讜言於齊君明瞻陳切對於隋后竟全方外之節諒道籍人引者歟琮上人福田論理例宏博恢張教義美矣

贊曰

荷欽何君拔萃出群危言輔政克著尤勲美哉王令歸心至極不憚威權確乎東直遠公孤潔不濡在涅書論既陳桓楚屈節孝武縱欲赫連肆暴

沙門不拜俗等事卷第二 第七

拒諫淫刑詳諸雅誥王儉獻可齊后是思瞻僧切對隋君納之洛濱高士飛文擅美見重當今良有以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故事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沙門不拜俗等事卷第二 若天飛古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奏第三

弘福寺沙門釋彥楷基詠

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上

議不拜者明沙門不應拜俗也

聖上情敦名教令拜君親慮莫通途

許開朝議致有謬誤之士人百獻等

杜稷之臣爭陳顯論焉

勅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一首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

不合拜俗表一首

破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羅州牧

沛王賢論沙門不應拜俗事

啓一首

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

不合拜俗事啓一首

狀 通簡群官明沙門不合致拜

狀一首 并啓

議不拜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

博又大夫孔志約等議狀一首

右驍衛 右監門 右奉宸

官府寺 右四司請同司禮議狀

司元大常伯宣德玄少常伯

張山壽等議狀一首

司戎少常伯護軍鄭欽泰貢

外郎秦懷恪等議狀一首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

劉祥道等議狀一首

司宗寺 右一司請同司刑

議狀 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愛敬

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室二門雖

理絕常境恭孝之躋事叶儒律遂於

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文

迄乎茲辰宋朝薨革此風少選還遵

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宜

禮幣以名教被茲真俗而賴卿之基

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

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

居於君皇台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

拜或恐喪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

俗表一首

龍興寺沙門釋彥楷等上沙門不合拜

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 明詔令僧拜跪

君父義當依行理无抗 旨但以儒釋

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

蕭亮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

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

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

全其執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

漸多宗正攸遠時時開發自漢及隋

行人重阻靈岫之風猶鬱仙苑之化

尚疎未若 皇運肇興隄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

鎮神州將大夏齊文自聖華之命載隆

輔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

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

返拜 君父乖異群經便發驚俗之

舉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庚水

矯詔桓楚飾詐王謚旌言及宋武晚

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

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

日流言終經顯議况乃夏勅勅拜納

上天之怒親肅行誅肆下厲之責斯

途久列脩鑒見聞僧等奉佩悼惶投

庇失厝恐絲綸一發万國通行必使

沙門不拜俗事奏第三第發 右

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代
或接効尤之傳伏惟 陛下中興三
寶慈攝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
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
容外奉 明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
惟各慙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
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悃君之罪謹列
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
天慈賜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遵途
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
顯 威嚴惟深戰戰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申
表上請左右相去 勅令詳議拜不
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
西明相與謀議共陳盛狀聞諸寮案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羅州牧沛王論
沙門不應拜俗疏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王開揚化
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
歸向知津故得列剎相望仁祠基布
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
清信之士林基高尚之賓雲結是使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四張右

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
布五乘之清範須以法海宏曠類聚
難分過犯滋彰冒塵 御覽下非常
之 詔令拜君親垂側聽之懷顯疎
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
行歆光時遂令上雷夏披且自法教
東漸亟涉宏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
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
布令非經國之謀乖常致良史之誚
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 大王統
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
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
拔難之秋極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閭
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陛平登終拙
違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異得
俯被鴻慈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
清風披於九浹正像更興景福光於
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
之深惟知慙惕謹疏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 帝國夫人楊氏
請論沙門不合拜俗疏一首 夫人唐后之
化大建初門造像書經經卷相贈入出
官禁等問是和尚等請門改者云前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第五張右

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
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肩推聖之風
故得環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
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
遂有梯梯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
之微脩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
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
金石沮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別駁擬
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兩分背此
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難
知行德淺深愚智者惑故經陳通供
如海之无穷律制剎利若涯之有
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
儀登趣真之圓德固使天龍致敬幽
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
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
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賢
於憲章上聞 御覽布 君親之拜
乃迴 天睞垂朝議之 勅僧等內
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
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
議 夫人當斯遺寄况復體茲正喜
崇建為心垂範 官闡成明道俗今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六張右

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諧陳希垂
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
歸弘護斯在輒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
諸宰輔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
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
王敬之若神重之若聖此則佛化之
初及也

朱士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
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
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
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金人
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為大神
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
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浮屠即佛
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也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
往見有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
之不盡也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
月氏國因誦浮屠經還于時漢境稍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七張 右

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
此中興也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
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

三寶東傳洛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
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米

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

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
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

不聞拜毀天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

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
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

乃止呂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三年于時軍國謀猷

佛教無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

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
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

導太尉庾亮薨後庾亮輔政帝在幼

冲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

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返三

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

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八張 一

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謚等抗諫曰
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

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
君莫不降禮

不以人為輕重

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

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

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玄又

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

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

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

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太明六

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

盡一信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

佛法大行脩見魏牧良史唯大武真

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觸而

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

原江表攝帝國分十六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九張 六

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吞妻子形刻具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或名為內教若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乘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剗斷之虐彼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成之宗五眾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實殊谷推移斯自人有宏隆據道曾元興廢所以十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万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十張右

尊者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

同符偏典且易之盡爰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况弃俗從道而更責同臣妾之禮又吳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崇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伏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也故得冥祐顯微祥瑞難者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踴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禮出俗无露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梵網經下卷云出家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十一張右

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婆塞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

薩遠及軋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世留難者犯根本罪今依大小乘經不拜者親是事佛數今乃全違傳教拜諸人即不拜佛諸犯根本罪也又謗无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无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竟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僧道宜等自朝宰群公伏具 詔書

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閑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十二張右

放之美但以三寶獨位用數歸敬之儀五衆陳誠載感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 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偏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脩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拙遑因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搃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義謂諸沙門曰 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群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 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主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日職司可先建

沙門不拜俗官卷第二 第十三

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今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七肅機崔餘慶曰 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刑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難今謹依所司上下區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感錄件之如左焉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合三十二首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義又大夫孔志約等議狀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教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起俗表別異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偏轍披釋服而為孔拜虔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冉三所覈謂乖通理又道之為教雖全毀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攝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元點尊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教用

沙門不拜俗官卷第二 第十四

軫宸衷道法難虧還留 睿想既奉詢菊之詔敢聲塵獄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議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少常伯張仙壽等議狀一首

肖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擊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无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毗耶闡慈悲之得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在慮屈色聲之相寂滅為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六極之先事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要自近古迄乎末葉雖必革變乖而斯道无墜泊哀經雙樹樹結三師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衷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量尊故為允謹議司戎少常伯護軍鄭欽泰自外郎秦

沙門不拜俗官卷第三 第十五

懷格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為經百代攸緬是以白毫著相聞一乘於方劫紫氣浮影混万殊於一致爰有偏津復軌殊軌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閭里齋心力行修未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為內防雅有制於魏關儒為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翺鵬逸鷗促椿遼菌元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首道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為政是基禪聲濃化而以丘未喻先生多僻持出俗而浮逸以矜傲為誇誕處死夫之賤直形骸於万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速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古愛道參酌群情懷響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无隔細必脩與人之頌以貢菊萸之說何則桂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第廿六張右

歷變市朝而事无損益唯度水青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委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以大易經綸三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仞兩儀偏行不臣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胄豈日觸鱗故人為嬰網推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我燕上則九天真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元其人哉五刑之設開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青恭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放以嚴誅責於巨責者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官人以束帶為華飾釋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為不忠出家不為不孝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第廿六張右

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日全元輪報一念必以人王為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為弘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客隆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昏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攝巨妾以袈裟為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殄深恐一跪之益不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勞貳彰三服之隆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无父事三老無兄事五經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道數而可卑道則太缺矣豈若存敬於已存道於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於物所以尊於已也况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第廿六張右

揚則響應道崇則身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花不染泥滓亦為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乘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為者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為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恩山與樹之无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日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九張右

之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為欺詭則可一而後之寢之道則芟難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為濃助則亘崇之崇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為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假以菊狗而尊像不以菊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運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為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門或夷邇有護法之資塞有隆法之慮與其隆之易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蒂芬於其間哉語日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為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樹藉无上之道闡无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性神基靈派道宜為今此為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祚斯侯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二張右

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主聖臣忠胡寧此變臣愚千慮万不一得儻緣斯創造无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群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獨不忠之罪此為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酸肝瀝膽伏願 聖朝重興至教恒春奈苑永轉法輪心歡銀其人百祚遠光於帝万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微婉義難適莫天情盡一則可使由之 敬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為无則崇於聖運 聖而崇之則非无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 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岐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慙心管豈不覩天柱焉測海理絕底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懷鉉閭筆扣寂銷聲而欲鳥屨程言竿中竊吹將請聽而齊俗與警視而均安雖有鑒於心靈終不諳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迥扇万類咸賞其音兩曜得暉千形不覆其影茲焉全景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三張右

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消驛露而覲
顏將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赦畏交
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祥道
等議狀一首

竊以朝廷之叙肅敬為先生育之恩
色養為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
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
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別
最異於冠冕袈裟无取於章服出
家之人教法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
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
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
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
無違舊貫謹議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議不拜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五張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古

聖朝議不拜篇第二下

中御府少監護軍高藥尚等

議狀一首

內侍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

亮等議狀一首

奉常寺丞劉慶道主簿郝處

傑等議狀一首

詳刑寺承王千石張道遵等

議狀一首

司稼寺卿梁孝仁太倉署令

趙行本等議狀一首

外府寺卿韋思濟主簿賈舉

等議狀一首

繕工監大監劉審禮監作上

官突厥等議狀一首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茶等

議狀一首

司成寺宣業范義頤等議狀

一首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

一首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左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

灌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

等議狀一首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

君綽等議狀一首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

侯權善才等議狀一首

右奉宸衛將軍辛弘亮等議

狀一首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馭僕寺大夫王思泰丞牛玄

璋等議狀一首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承王方則崔道默等

議狀一首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

陳至德等議狀一首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參軍元

思敬等議狀一首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第五張右

中御府少監高藥尚等議狀一首

法本冲寂非有名言至道希夷故无
聲教三千大千之境小智未能探其
原恍兮惚兮之中巨賢元以究其理
但擇老二氏挺大聖之姿慧光塵外
超然物表短三衣之拂石促四海之
傾毛談寂滅之宗說有无之教門關
方便演十二之因緣導誘多途述五
千之廣說敬順則逍遙六度忽忽則
苦海長流故去騷駿而就素門釋素
衣而紐緇服冀登彼岸出此愛津父
母貴其容王侯重其戒此即君親道
隔去俗絕塵三百之禮不拘五侯之
位无羨未可敦茲俗訓勵以風儀拜
首私庭稽顙公室請循舊貫於愚為
允謹議

內侍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亮等議
狀一首

竊以耆山闡化泛幽津而鼓機碧落
垂訓趣真境而揚言德摠四天挺教
殊乎俗檢義均一指資敬異乎常倫
故致禮堅林至理與恒情別統屈身
河上玄功共即事已乘是知緇服黃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第三張右

冠非闕庭之飾禪林洞府豈臣子之
榮至於功深利益道備弘誘列三衆
之言則理極四生示五千之文則言
包万象執慧刀而割煩惱率有欲而
習无為存歿仰其舟航動植資其含
養性相非研機所盡希冀豈探蹟所
窮況乃轉法輪以異帝功則功濟塵
劫浮真氣而基聖道則道冠混无蕩
乎大乎固无得而稱矣今欲將同名
教令依俗禮繪言既降誰不日宜竊
恐高尚之風因斯遂往玄妙之理流
宕忘歸伏惟 陛下受敬隆於百
王德教敷於四海凝神體物弘道為
心何必約此二門混同真俗之路限
茲兩教乱彼默語之途戒律既異於
恒科跪拜宜通於常禮因循之跡請
依恒軌謹議

奉常寺承劉慶道主簿郝虔傑等議
狀一首

夫孝養所以事親駭膚為立孝之始
敬忠所以奉上跪拜申資敬之容此
固仰究天經俯窮人理至夫真如寂
滅言行俱盡玄妙希冀宵冥難測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第四張右

陛下恢弘正道闡闢妙門興彼法徒
膺茲冥祐然而教非域中之政形乃
方外之儀衣異國容身無首飾何以
參摠紳於下拜刺笄綰而長跪愚謂
紹法象賢可以朝不屈節毀形自絕
可以家無隆禮且同巢許之流有益
勳華之盛付鳴之託因循為善既奉
明勅敢陳正議謹議

詳刑寺丞王千石司直張道遜等議
狀一首

竊惟君臣契重忠孝之義本隆父子
恩深愛敬之情攸切存日用之理荷
生成之大受其蔭者豈有忘其德殫
其惠者寧有闕其禮斯固在三隆訓
畫一垂範乃理叶 神衷義符

聖詔然而域內之法與老釋殊制方
外之軌共堯孔異轍筌蹄不能喻性
相兩亡小大所不拘天地齊一不以
色養為孝不以弄親為疑神道經久
此而莫上尋其要旨亦有勸化故說
服无點彝章毀形不傷教義超余出塵
之表分然不羈之賓冲而无替巖介
圓湛雖因果難了至理宵冥若存若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張右

士因循自昔往者釋遠著論晉庾亮談興其慢也寧崇其敬今若尊其道而毀其法要其福而屈其身是使鳴錫趨劍珮之容捧鑪端簪笏之禮縉素並列敬施雙行斯則袈裟忝金翅之威鋒孟勲呪龍之術其為教也安所施乎遜等預忝蕝言非可擇輒申愚管伏深戰懼謹議

司稼寺卿梁孝仁等議狀一首

佛道之興其來尚矣自白光東照紫氣西浮莫不遵彼五千崇茲二教無為寂滅同樹勝因而僧居道士女官超承訓典其為教也裨濟實多歷覽前修非无去取所以同遵不拜良或可觀至如道之為宗 皇基由漸尊嚴之切有異恒倫豈可改作別儀俯隨常俗因循不拜理謂為允謹議外府寺卿亭思齊主簿賈舉等議狀一首

竊以臣子跪拜固是常規爰在禮經兼有權制母拜其子以禮成人不臣其君以尊道德況方外之教為善不同道有凌虛佛无生滅修心練行因果是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葉張右

憑名日出家明起俗表威言勝業歷代俱尊盛立道場皆求常樂獻君親以廣福濟含識於冥塗久大而論高於俗教若同偏例還入俗流不尚學徒元由顯道賴有崇護道獲常存不拜之儀以彰深護尊道之本取益為宗今據經文去拜非利人蓋國實所宜言非益之文何容敢進循法仍舊無開尋章鼎妙窮深非下能及幸霑焉議敢竭愚誠懼不合亘追深戰懼謹議

僧 臣

一竊見王者尊敬神祇神祇之類尊佛弟子是以明其遠敬尊其所尊抑從拜禮愚謂未可

一比見官人承 詔不拜王師非是師賤下人乃以敬其王敎出家僧眾漆衣除髮異俗標形承佛綸言為國崇福君父致敬不禮其身僧為法衣不拜君父

一竊見神象所立因人作形形已作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葉張右

成人還返敬豈以因人所立則不致尊若不致尊立之何用佛以遺教付囑國王王之所立王還尊敬如王不教立之何益

道士 女道士

竊見承先代之後者立居百王之上道士等身披老君之法服口傳老君之法言同俗致拜恐乖其禮謹議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狀一首竊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有國因循遂開崇尚既久其法須從其道竊謂拜伏理恐未通何者削髮異冠帶之儀持鉢宣俎豆之禮申恩方析定慧無勞拜跪嚴親報德有異真如何必屈晉慈后山林既往非復廊廟之賓朝野裁殊理宜高尚其事今使貴以名教有虧其首臣等愚暗請從不拜為宜謹議

司成館守宣業范義頤等議狀一首臣聞至道冲虛般若玄寂在人則人尊在處則處貴故河上仙老降劉后之高鷄岫名僧屈輪王之重是知斯風久扇千載同遵謹案梵網等經出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葉張右

家人法不同國王父母禮拜至如傳
儒業者尚與君王分庭抗禮孫為祖
尸嬖胤冠祿父母猶拜其子為傳重
也當今聖主法唐虞之揖讓任巢許
之不臣起漢帝之寬仁縱四皓於方
外豈況受付弘宣闡揚玄教既許出
家理宜闢俗忽違朝拜誠所驚疑用
人廢法愚謂未可且禮云介者不拜
為其失容節也去俗之人身被忍鎧
今同俗跪翻貶朝儀忝職上庠謬參
賢館沐 恩既重敢聲謏聞謹議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氏玄奧發揮衆妙之門釋教
疑寂蕭灑出塵之境自夫金容東度
真氣西遊掘道希風綿區決域 聖
朝撫運茲道彌隆仁祠法宇麗充都
邑寶幢全剎彩綯路衢凡此憑奉庶
為資益兼存其教竊謂可通謹議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本釋二教旨趣幽深理絕名言切起
意表道以清淨為主佛以極物為宗
然舍生者以為津梁有形者將為彼
岸故河上屈文帝之貴驚嶺感明星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第九張古

之尊自茲以降其道彌廣止如柱下
妙理迦衛神蹤仰其道者莫識於指
歸挹其波者無詳於終始方審駕鶴
遊五嶺分形過三千直是託迹應身
方便訪接但憑其化者俱希輕舉之
功資其業者亦救濟於塵劫是故黃
冠既變緇服纔需人主不屈而臣父
母不子而畜此乃尊於佛道非是虧
於禮儀拜揖者何損於身但恐虧於
聖教必也形神雙遣拜揖兩忘均然
同彼天真無煩艱屈既未窮於性相
便是若存若亡理須成此勝因遂其
高尚況今 聖上欽明孝臨天下尤
導二教資助福田所以道士道人許
其不拜且遣拜甚易不拜甚難足使襄
野幼童不獨善於軒帝河上老叟无
專美於漢皇千慮一得為允謹議
右驍衛長史王玄策駱曹蕭灌等議
狀一首

自佛教之興始於天竺臣經三使頗
有見聞臣聞輪頭檀王是佛之父摩
訶摩耶是佛之母僧優波離者本王
家僕誅王親過禮敬同於佛臣又見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第十張古

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祠亦不拜
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
道衆臣經難彼僧曰此之僕誅始落
段披緇殊无所識即令君父致敬大
不近人情僧對曰雖初剃髮形已同
佛復能震動魔宮雖曰无知豈不如
塗木塗木一立為主像縱博通貴勝
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
一臣又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
維摩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
文拜俗明矣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
僧曰佛制律經乃是僧尼常軌其維
摩經比丘荷法雙行曲禮法花經大
士一時別行何得以權時別行亂茲
恒典臣深然之臣聞妻死鼓盆環屍
而歌此亦一時別行豈得預於喪服
之制

一臣於天竺經禮天像彼王乃笑而
問曰使等並是優婆塞何因禮天臣
問所由答曰此優婆塞法不禮天昔
迦濕色迦王受佛五戒亦禮天像像
皆倒地後三日天祠事天者恐王至
禮天像倒遂將佛像密置天頂王三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第十張古

禮不倒王恠令檢於天冠內得一佛像王甚大喜歎佛神德嘉其智慧大賞封邑至今見在又云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養天祠而不頂禮王責不禮之罪自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恐損天王曰天損不關你事彼即禮拜天像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天况具戒僧且而今拜俗

臣玄榮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寰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誑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弥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繼衣之徒駕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為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地處萬世敬信歸依今議令拜君父寔垂主善百姓之心况祭蒙異華俗之服疑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无益於國時父不利於親臣如震默不言

臣玄榮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寰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誑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弥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繼衣之徒駕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為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地處萬世敬信歸依今議令拜君父寔垂主善百姓之心况祭蒙異華俗之服疑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无益於國時父不利於親臣如震默不言

豈得為忠為孝臣望隨舊軌請不改張同 太宗文皇帝故事依前不拜謹議

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度等議狀一首

竊以二綱之重義極君親百行之先寔資敬愛而黃冠緇服咸均亭育之恩詔 帝奉親類虧臣子之敬奉平教義頗紊彝倫解而更張抑為通允然則道樞遽蹟出乎名言之外慧輪廣運超乎心行之表經行之信底白馬而柘樨繕性之流佇青牛而紫輿雖迹羈有待而利涉无涯誠宜重其道而崇其教尊其人而異其禮是以河上真人親紆漢后之蹕廬山慧遠竟絕晉臣之議况復出度殊致顯昧異塗羽帶田衣既匪朝宗之服乘杯負局寧同就養之方致敬之儀未為盡善若以道雖可尚而虔非其人則宜峻彼堤防致其律行不可以人屈道誠可以道勵人代以皇家祭慶聲自猶龍之德宸居體寂每崇靈駕之風不率前規弥光尊祖之義儻違

臣玄榮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寰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誑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弥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繼衣之徒駕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為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地處萬世敬信歸依今議令拜君父寔垂主善百姓之心况祭蒙異華俗之服疑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无益於國時父不利於親臣如震默不言

舊制便曠師臣之禮天潢下覃俯令詳議竊懷管見輒肆芻詞用捨之宜非敢取衷謹議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原夫指樹摘梓警龍德於皇胄路花標瑞抗輪寶於宸儀劍迹毗城包紫宙而開宇疏基勵壤貫青職而闡耀故辭抑揚底類控引群靈十地開安趨紺殿而希果九天凝竇佩玄珠而問津由是著美 皇猷馳芬帝載緇服齊裾於上華黃冠接武於中州宴坐經行道不參於廊廟登壇執簡述未齒於朝宗今欲約以儒門幸於王制儀背纓冠法符簪笏便是貴其道而賤其人申其教而屈其禮禮隨教顯人由道尊固可以道廢人不應以禮廢教誠宜時容故實軌軌舊章俾夫高尚之風昭明易象隨時之義允洽壯心但燭燐螢翻豈增華於日月塵霏露委希締美於山河冒進苟言輕陳輿頌詞踈理謬汗驚神悚謹議

臣玄榮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於寰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誑四海之波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遍禮於沙弥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教許黃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繼衣之徒駕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為師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地處萬世敬信歸依今議令拜君父寔垂主善百姓之心况祭蒙異華俗之服疑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无益於國時父不利於親臣如震默不言

議狀一首

竊以至道冲虛釋教凝寂津梁庶品
道引群生銷鄙行於未萌發慈心於
已悟然而後身濟物雖假於名言勤
善懲非元資於賞罰信乃善聞方便
冥助政道伏惟 皇帝陛下德合乾
坤 恩霑動植含靈稟氣俱荷曲成
僧尼之屬誠宜拜跪但不拜君父著
在經文臣以為道或可存則言不可
廢且君父尊極事絕擬倫在於臣子
敬非緣拜既殊道俗无嫌傲誕以臣
愚見不拜為宜謹議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
才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津流自遠未諸典寶
崇敬斯弘至若 皇繫所宗寔光華
於万祀漢室惟盛亦紛郁於千載且
君親在三儒有不臣之禮玄寂居二
制无捐拜之儀義不師古請循惟舊
謹議

右奉宸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釋老二門教周四海源流自久弘益
已深敢申愚見仍舊為允謹議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第十五張古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一勅云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受
敬之道已百之行收先者此順先王
之要道也今諸申其理竊子敬有外
教內教之別人有在家出家之異在
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照順先
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
妻子官榮之應此則恭孝之踴理叶
儒津出家則依乎內教服諸佛之法
服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受敬之
重下割妻子官榮之應以禮誦之善
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既許
不以毀形易服為過豈宜責以敬親
事君之禮異乎孔孟之教所以理絕
常境不抑其拜禮无損於國也

一勅云宋朝整革此風少選還依舊
貫者自佛法東流六百餘載帝代相
次向有百王莫不敬崇佛法樹福僧
田者故以法衣剃髮同諸佛之容儀
割親辭榮異眾人之受應天龍敬重
歸為福田故佛告憍曇弥莫供養我
當供養僧此則大聖誠言理不可弃
如其佛語可弃請提除廢豈容存之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二張古

欲求其福辱之而責其拜禮也伏惟

太宗文皇帝聖智則无所不達
神威則无所不伏于時僧眾豈不易
令跪拜故以佛法可敬長其容善又
和好異亂常之迹故不為也但願近
依先朝 聖化之道遠弃晉宋邊鄙
之法則万古不悖道俗心安矣
一勅云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
宣禮者比見普天之下俱行孝道親
在則盡心色養親歿則追思遺迹者
皆稟 陛下至孝之道也今忽改弃
先 朝正淳之軌遠慕晉宋矯異之
風今僧等雖復暗昧竊為 陛下不
取也伏願追思先迹還依貞觀之法
此則至孝之道不化而自行矣

一勅云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
由諒歸斯矣者竊尋付囑之意恐不
如此何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漸薄
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部之眾无力
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如其
王者不護法當衰沒自壞豈勝付囑
令王毀壞今僧徒雖復凡鄙而容儀
似佛使之跪拜還如佛拜一至於此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 第十七張古

則存之无益且夫去好異順大同者君子之道也故先朝云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所恥此風未遠伏願依行人或問曰經中既說新學比丘禮維摩詰足不輕菩薩亦致敬於慢眾况今聖主示為白衣神德則不謝於維摩立行則不同於慢眾今使僧拜正合其宜更有何辭敢不從順答不可以一人別行而亂於大教若以比丘頂禮於居士則令五眾設拜於君親俗人有居母喪而不哀豈使天下喪親而不哭至如莊周對婦屍而歌樂知存歿如四時孟孫居母喪而不感達死生乎一貫此皆體道勝軌何不令天下俱行若以體道之情不可施於國法者彼亦證理之行豈得施於大化之議風也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第七條右

故也父母敬其袈裟不可屈其佛衣招父母之過自古帝王度人出家去其頤髮與其佛衣不拘常俗令作導師敷演法教而作福田若令其禮拜則屈其尊服付囑之義安在今欲改變惡昧理之流心有疑惑因生其過辭由敬沮金龍木像以其圖寫佛容若不觀相欽承泥木一何可貴泥木尚假佛儀僧居還託法服无假無託豐伐誰代如愚所見望請循舊不拜為定謹議

狀一首
取僕寺大夫王思泰承牛玄璋等議

山之風行替變道從儒未見其可因循勿改竊用為宜謹議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釋之教雖曰冲玄君父之尊終資嚴敬况所行化不出稟中義屬在三須遵孔禮但為賤落不可加冠法衣不可加帶无冠無帶拜伏失儀如愚管窺依舊為允謹議
長安縣尉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竊惟在三之禮同極於君親不二之門獨遺於資事豈不以真俗兩隔孔釋雙分臨之寵辱既不驚受之疑賸則已毀玄冕與緇裳詭飾振錫與鏘金殊義足使弱喪知歸行迷識反今若降其塵外之迹嬰其俗中之事一乘素典三歸弛法尚其道而黷其儀挹其流而汨其本義非稽古宋不足徵求之愚衷有所未悵且道之為道玄之又玄眾妙所歸盛
聖弊屬入闕之業可大而不可小居河之訓可尊而不可卑隆經 睿想方弘損益冒進藹詞伏增戰汗謹議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第九條右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四第十條右

等議狀一首

臣聞三教同歸漸頓雖別俱為助化
威稱勸善宣巨作訓不拘方外之流
大師垂範全舍寰中之累虛室生白
一粒餘資並駕康衢唯道是務自玄
風載偃法雲收族黃冠繼服心跡不
俱 皇上愍其志及式令僉議但絕
亂軌頂形之重也擎跪拜伏禮之末
也今若捨其重而檢其末申其道而
屈其人恐習俗生常頓改非易伏望
嚴告有司詳加誘進如更因心靡厝
方可寘之刑禮輕陳勸管伏深戰懼
謹議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參軍元思敬等
議狀一首

釋言希微理暢有形之表玄宗因象
義軼无名之外括三才而體要包萬
類而窮神真氣麗關佇猶龍之西舉
法雲彩野馴巨象之東歸玉洞仙經
冲玄羽化金容懿範演聖龍宮至道
難名神功不揣爰自周漢咸著丹青
典午當塗因循不替是知趣玄門者
千古崇釋典者百王剪髮縑裳忽輕

沙門不拜俗事奏書第四卷五

配之美變冠黃服義著經之崇莫不
元越寰中心遊方外去持讓之節就
戒律之儀施禮樂之規遊虛白之室
是以如來秘記絕欲君臣親古泊今
無朽茲教教如可廢法亦可刊教捨
法存法將安指且甲士不拜豈伍卒
之自尊天顏咫尺非一介之云貴並
以銜威稟命所以禮棄謙恭況乎延
思煙霞解塵俗於羈網警情法界釋
怨會於樊籠而使降出俗之容展入
家之禮考古恐乖通理論今釋義舉
章議建菊微敢申管見瞻對踈謬悚
懼交懷謹議

論曰玄教廢興理鍾期運而盛衰之
寄抑亦人謀 皇上御辭乘時九膺
付託所以 降非常之 詔勵釋侶
於 明時者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
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余聞其語矣今見其人焉觀秀上肆
力釋君昌言 帝問詞志款款勤則
勤矣而宜公之盛狀詳切該博吾元
間然方今以大法為已任思正其傾

沙門不拜俗事奏書第五卷五

危能負重道遠者此其人也敬仲居
去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
相矣若此真可謂至覺元首良哉朕
朕中書同府等議雖文質有乖而咸
得事要然樞細經典時咨故實理何
鋒領詞韻膏腴則司戎之稱鴻臚
藻矣若標以顯議約以正詞其文辭
潔其事明覈則左號衛舉其經領矣
將來達鑒斯焉取斯

贊曰正法既隱象季斯微不有 明
詰慈日誰暉獻可替否飛英華實詳
諸昔賢驗乎茲日卓卓英秀是振墮
經塞塞宜公圯運斯匡眾議說說宏
謨謬謬蘭菊殊美絲桐間作秦君鴻
筆王生顯議文質殊途忠貞齊懿惟
茲盛德謀无不咸一時風素千載
流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表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沙門不拜俗事奏書第五卷五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 右

和福寺沙門釋彥惲墓銘

聖朝議拜篇第三上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寬御
寓尚開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
約之議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
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
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日通方之巨唱
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
佛君子或能詳覽

議兼拜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

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

狀一首

長安縣令張松壽等議狀

一首

議令拜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

司績大夫楊守拙等議狀

一首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

狀一首

蘭臺秘閣局郎中李洋風

等議狀一首

太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

一首

司宰寺丞豆盧暉等議狀

一首

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

一首

司取寺丞韓慶玄等議狀

一首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

狀一首

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內府監丞初元貞等議狀

一首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

等議狀一首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

狀一首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

長史劉文琮等議狀一首

右監門衛中郎將熊玄逸

等議狀一首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

一首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贊

善揚令節等議狀一首

右春坊中護郝慶俊贊善

楊思正等議狀一首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

狀一首

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敬則

等議狀一首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

議狀一首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

議狀一首

左清道衛長史蔣直甫等

議狀一首

左崇掖衛長史竇尚義等議

狀一首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

議狀一首

左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

議狀一首

蘭臺秘閣局郎中李洋風

蘭臺秘閣局郎中李洋風

右奉裕衛率辜懷敬等議狀一首

雍州司功劉仁敬等議狀一首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沉化涅脤之龜東流鸞羽驟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熏滌因累神道裨教茲焉有徵坦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彈日中法高商攝為沈弊連經釋俗謂之能革即事不可其理何原夫在三之敬六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教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貫身為法器法惟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彈日中法高商攝為帝天為域中之大教存而舍屈折不關還類且編人此乃法水壩而不流何玄波之妙契耶夫戒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况乎貴賤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第張古

懸迦頌道恭於屈膝彈日中法高商攝為定者良以家致既同則之何年澤矣必

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已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暇仰迓維而頌頌親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未乖真彈日中法高商攝為此乃指南為且仁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耆禮妙叶謙尊之德遠符降照之規彈日中法高商攝為宜矣至若不體之禮四氣乃攝理以行之理則元蘭於應通者而後理新乃其事無不制禮於平無正一書矣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畏敬本何疑哉彈日中法高商攝為末而之何正若以眾眾異乎龍龕毅中殊於鷲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備其本無矣齊式其有素履貞履清規振俗神化盼響戒行精勤藻撰桐鸞梵清霄鶴錦旌徽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者竭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寂並令盡敬君父請即編之恒憲彈日中法高商攝為進退不殆未取白奉請即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摠壇入道之心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第張古

逾勸玄風斯遠國章惟縉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訛弊彈日中法高商攝為可自自我作故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鑒玄覽體容甄微探象外之遺宗極寰中之幽致雖則擊駭常聽抑亦終冥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秘寂至於照仁濟物崇義為心乃瞻儒風理將無異彈日中法高商攝為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栖林避谷高尚其事若斯清華可致尊崇其有弱齒蒙求熏修靡覺背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彈日中法高商攝為者何也謂佛法家習習蒙化儀與指神之師教故由茲執禮但在家在國事若事親不拜之儀何以訓彈日中法高商攝為天屬以拜為望請勒拜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三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損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謂為務徒有入道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第張古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第張古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第張古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第張古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第張古

之名竟無離俗之實釋曰不居者本法而可峻其持戒不遇之流寧至若君親之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

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官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請令拜若

歸觀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釋曰夫僧尼合拜則無宜不拜不合宜爾時釋典方何得同身一人之便便爾其禮法之始終無二據事遂制殊此乃首屈兩庶其以卑

屈為恥稍屏浮竟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議沙門致拜狀合二十九首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司續大夫

楊守拙等議狀一首

竊以佛道二教本尚虛玄演方便於

三乘契忘言於一指唯寂唯冥何寂

寞之不一非有非無何有無之不鑒

今之法侶寔繁有徒久損拜跪之儀

彈曰請問何耶自處高上之地約有為之戒律捐无上之君親釋曰則則既奉令拜而言損耶

設推之人情情涉縱誕求之至理理釋曰推之人情情涉縱誕求之至理理所未通求之至理沙門寧口不通

於君親庶垂軌於來茲謹議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狀一首

竊以寂滅垂軌猶如孝教之儀無為

開化終叶虔恭之禮雖道超可道道尚

繫於三尊法空諸法法猶已於四大况

皇猷遠暢衍地義以宣風 聖澤遐

霑浹天經而灑潤至德所被理不隔

於幽明大道傍通故无分於真俗而

違方之士空迷相物之心淪俗之徒

尚嬰自我之累釋曰今諸僧等其不聖朝以津梁品而方是方俗未為盡心以守聖朝者豈不傷皇家之福

不知得一之尊絕忠孝於君親弃敬

受於母后求諸至理竊謂不通俱拜

君親未乘舊典謹議

蘭臺秘閣局郎中李淳風議狀一首

竊以三辟之重要君者无上釋曰沙門非日五刑之極非孝者無親家法為非孝耶是以悖德悖禮為大亂之本源

僧尼恭拜君親於道佛無虧釋曰沙門之持戒行於道復從國王正法大革前弊深察流訛釋曰以佛法為重非用道教為重使其水識隨順之方更知天性之重謹議

奏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一謹案老子道德經云域中四大王

居一焉又案仁王般若經云地前三賢

菩薩位當四天下主內經又云假令

比丘得須陀洹果經八万劫始見於

地前今今道士女官拜敬域中之大

僧之及臣拜敬地前菩薩此乃不乖

本教正合其宜釋曰佛經所以不令僧拜君者蓋為四天下主而猶有妻子不相敬也如教教則无或說教理經云諸出家人使諸自給受未聞不應禮拜此則殊皇太后皇太子尊同於君理合敬拜

彈曰仁王經云出家下斷五可知一又案道經云道士一人得道乃追榮七葉父母此則立身成

道貴於追顯前葉今時未得道者見

生父母理合拜敬又案內經云西方

妙樂國土本為法藏比丘願力所成是知妙樂之所乃是比丘願往生處也又案無量壽觀經云願生妙樂國工者先須孝養父母後云具足戒行

然經宿不見即須跪問孝之儀也不

拜父母何成孝養今今僧尼道士女

官拜教父母亦是不違本教

方者該通道俗言孝養父母者此明處俗生四

也言具足戒行者此明出家生四也此則道

俗隨俗修行兩殊安得混波二因律言律俗生四

使一切猶不能相過史之愚若教父母則三寶四

愛持五戒行十善道於一念頃而為以報父母之恩

何以故荷於等事是人中善不能令彼生天設若

教父母則實因果交資特戒由此因緣而致生

又四分律之律言因果交資特戒由此因緣而致生

日得善報同白來之則佛教不令凡拜君拜父於此

謹案周禮有九拜之儀一日稽首

注云首至地也又案尚書言於禹益

等拜皆言稽首此為拜君之敬通於

古今也然今之僧尼禮拜正當稽首

之法是以維摩經云導衆以寂故稽

首然今若令互作婦女跪拜但為衣

服不稱惡爽於常情聖人無心以百

姓心為心俗行已久不求改變今令

且等拜敬望請許其稽首此則不乖

古今之儀順於與人之頌

之舉亦稱之類今及等所崇是一入道不味何獨

稽首常情既不謹議

理歸指抱豈自矜尚然後為高

中若乃君臣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

序與夫儒教分路同起但緇服黃冠

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受唯憑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衣鉢以自尊崇

柱史之選風矯釋沙門緇聲聞之絕

典

輝在天標元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

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則於首身身無以空矣豈如愚管見致拜
衆心靜舍而可免之哉
為允謹議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竊以白馬東歸寺創爰建青牛西上
觀座方興莫不照燭昏迷導引勝化

然敬君之範簡略闕言不拜之儀因

循往有非直情乖物義抑亦理爽聖

經如中事司且法服制儀表絕凡流之

恒敬蓮花寶座豈說不拜於君親君有

天地之尊敬君遠符經教親著生有

之惠拜親退會法源撫事有益於經

捫理未虧於法率率愚管設敬為宜

謹議

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竊以君親之重事極昊天恭恪之儀

理貫名教至如疑心玄路授迹法門

莫不肅敬神明不輕品物事如司取

豈有強傲所生不屈君父既違恭順之

禮恐累求道之因其如君親何請草

舊風准勅申拜謹議

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一首

竊以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

法問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三張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羣倫所尚且佛滅度後法付國王舒

卷之規理鍾明聖法問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三張右

付囑聖三令正法後世之規元法問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三張右

雷同之心君子為取自我作故方懸

日月之典可使由之寧拘風雨之好

如愚管窺致拜為允謹議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愛敬之道義極於君親恭和之德事

昭乎釋老豈有生因履載將抗禮於

人天質崇駭膚遂齊尊於父母恭言

方外未離天地之間顧惟俗表尚處

閭浮之域事如司取而為不拜天子類

嚴遵之下巨長揖至親似索人之名

母何以津品靈導引凡庶聖智之教

豈至於斯法問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三張右

謹議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要興俱敦勸獎派流雖別

趣善同歸細賞之躅稍殊君親之儀

詐福豈有纓捐俗服遂傲禮容高指

乘輿不拜嚴父資敬之道不足忠孝

法問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三張右

之跡頗虧李釋斯風末為盡善法問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三張右

立制道德齊禮經典垂失詳議改張

據理論情拜實為允謹議

右武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父慈子孝起自天經君義臣忠資於

地禮三尊之重君寂為先五教所崇

父居其首人倫之經紀臣子之歸宗

佛道興隆之前緇俗異貫陵遲之後

同藉國王連河制之於主君賴卿事如司取

編為天戶況釋迦滅度付囑國王法問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三張右

握寶鏡以君臨縱使佛道尊嚴天位

彌重帝王國母元上最尊稽首虔誠

无妨悟道事如司取至真之理階日勤修

禮佛拜天彌成正覺謹議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

琮等議狀一首

道家立言取貴於柔謹擇教為宗有

存於汲引雖復邁九仙而飛迹標致

弗爽於同塵超十地而遊神修行豈

乖於忍辱且君親尊重比軋嚴而有

裕臣子忠肅申拜伏而无違斯通方

法問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三張右

國之大經千葉之常軌居造次而必踐履少選而難廢至若繼黃二教煩損茲禮唯擅貢高之法莫修資敬之儀事如司取中虛盛弊風實差昇典事如司取中但勸諄之規雖則多踴等歸利物享履義方何必驕倨為容便躋眾妙之域虔恭表節遂隔真如之境事如司取中細尋旨趣深謂不然致拜君親寔為通理謹竭愚識庶會宏謨深懼不當退用慙惕謹議

右監門衛中郎將能玄逸等議狀一首竊以親生膝下鞠養之愛惟深一人至尊嚴敬之儀斯重豈以身披縋服而不拜於君親彈曰誠國以此而傳不令拜俗也首挂黃冠遂替子臣之禮謹議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夫出家之徒名曰離俗教誠之法謹下是先既達苦空理捐人我彈曰不我莫教豈存况君父尊重敬比於天拜我而不拜中伏之儀事無疑惑但以因循往代敬其衣誠使然事如司取中止可君父不受其拜何得自為尊重且像法未教委以國王監議中彈國王示以尊卑未英一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 第十七張右

乘之道謹議

左春坊中議賀蘭敏之贊善楊令節等議狀一首

竊以犧皇至蹟金人葬地於龜文軒后龜靈紫氣未敷於鳥跡泊劉莊精感託神想於東流尹喜翹誠觀物色於西邁由是龍宮梵化濯慈潤於大千濬泊凝真冲寂和於寓內雖復速標天攝氣淑元為體均具相功深濟度莫不稟宸極以存其法事如司取中遺體以受其靈豈有起俗塗而輕法主掌其已而忽所生忠孝一虧二教何寄今若資忠貞以凝道移孝行而修誠則福足以顯玄門忠孝用光臣子似或恭敬被於群品據理尚有可通况唯拜伏君親未審於何不可事如司取中請准明詔致拜為允謹議

右春坊中議郝處俊贊善楊思止等議狀一首

竊聞道迹希微立言資於輔帝釋教虛寂垂法依於國王事如左春坊議中是以氣真客玄猷西被黃金圖相妙旨東流仙侶華華藉天基而遂重法徒濟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 第十七張右

濟憑聖政而彌隆況今德冠陰陽道包真俗恩霑動殖尚荷亭育之慈澤被生靈猶懷仁壽之施唯擇孝二門由來迂誕事如右金吾既指真典便虧四術議中大偏信化人不遵三有主上崇孝敬之儀敦跪拜之禮爰發綸誥令拜君皇太后太子及父母者非直庶寮允悃彈曰誠不拜人始將太平年六月唐李元昭何洪源駁抑亦垂範將來謹議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釋教開俗偏風範化即途雖言異軀證理誠則同歸事如右清道僧議中莫不粉澤仁義舟與恭儉然後克開微猷以隆遠大何則忠為令德孝實天經惟君惟父同取其敬借使行起物表道脩人師豈可長擅於顧復之親抗手於宸扆之貴事須適變未可膠柱彈曰正以君親客養開以方外君父尊嚴申拜抗手豈宜自為乎為允謹議

左典戎衛倉曹王九思等議狀一首

竊以川瀆細流竟朝宗於溟海螢燭末光終歸耀於日月故知物有深厚猶取貴於惣名况在君親莫大而有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五 第十六張右

弃於嚴肅泊乎開浮氣塔照金容
老釋二門俱隆法教但法教流布事
由君后出家離俗命在尊親遂使覆
載之恩弃而不答事如未常貴賤之
禮捐而靡修既虧人事有傷禮律日
管見從拜為允謹議

右典我衛將軍斛斯敦則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殊塗俱極尊崇之道五儀
齊致寔隆嚴敬之規而擇老二門本
求虛寂周孔兩法歸於教義若乃君
臣之禮固无易於細黃事如司更父子
之容豈有隔於賢智崇樹既久積習
相沿損益惟宜允歸明聖臣等詢議
請從拜禮謹議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光分兩曜是顯尊卑之容位辯
三才爰彰父子之性明乎愛敬之禮
與天地而齊生君臣之義將造化而
俱立至若金人啓夢慧日初開紫氣
浮關玄風肇扇此乃興於中古教始
漸移雖復各設法門津梁庶品究其
所指終會儒宗事如司更庶俗既是同

沙門不拜俗等事第三卷五張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方遵教何煩異路必將道體為別有
犯未合繩違事如未常遺教制在國王設禮寧容不可事如未常
況三乘之典無聞微誕之經五千
之教誰載矜誇之義敬親何妨重道
拜主豈廢尋真事如未常猶無訴苦尊君受父詎即辭勞事如未常
謹議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議狀一首
竊惟藏史立言靡替君臣之義能仁
開教先崇孝敬之風縱道致乘危尚
委身而降禮業成捧馬猶負觀以追
恩事如未常聖化豈有盜名黃服遠忘忘亭毒之功
託跡緇門便遺顧復之德傲物行已
高視王侯我慢為心長指父母事如未常
王澄汰千古事非害政容或可於時
有虧風理亘草弊事如未常德意使遵道而不遵王三教均名事如未常
儀而教毀設教須疑事如未常屈其身

沙門不拜俗等事第三卷五張

而道存加拜何惑重以不輕攝行更
符真諦之規事如未常持下御情彌合
冲虛之軌式遵靈誥輕獻事如未常言致拜
之禮實諧僉議謹議

左清道衛長史蔣真曹等議狀一首
竊以擇道二門俱承玄化雖復緇黃
有別虔恭之志不殊宜令拜跪以申
臣子之敬事如未常謹議

左崇掖衛長史史實尚義等議狀一首
瀨井微言二篇極於為谷嶮幽幽
萬物存乎不輕事如未常况乃君親兼
極跪拜猶簡豈非絕弃於內敬而矯
俗於外迹乎事如未常如見所量望令加摺謹議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
竊以擇老兩教語迹雖殊恭順之理
雅同儒轍事如未常豈有尊極之虔抗
指等於平交師僧之前拜伏過於與
卑事如未常舊風咸謂為允事如未常况黃冠荷
天基之慶緇衣承付託之重事如未常劬勞盡生育之恩欲報申昊天

沙門不拜俗等事第三卷五張

儀劬勞於拜揖是致佛以拜人非人者以奉法如弁舄翻加於首足定迴授惑亂之甚矣且王有常不臣者三斂不臣者五不名者四不臣者一尚書曰虞賓在位舜不臣朱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丞二王之後帝者尚所不臣況僧當大聖之胤奚足致敬君主國之賓序胡預失儀而以不輕禮於四衆用配敬於一人此蓋菩薩比丘情士物我况今尊卑位別殊非娘偶又舉淨名而取稽首引知法而招恭敬昔函丈於新學不觀機而授藥以中忘此意宗半字焉既寧寂於正念發宿生而示悟還得本心崇滿字矣於是士相稽首無想接足乃混縉素於一時泯性相於万古斯並大士摧誠未可小機普准故涅槃經云我為菩薩說如此偈今以聲聞持戒臘之至執威儀之切非以重傲慢悖君親良欲崇國家利人者也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怖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今欲行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疏右

之以周孔之教抑之以從俗之禮竊為仁者不取也又僧巨族非蕃類性簡或望重中國而法四夷承剗割而紹三寶據其教則有拜君親為損修其法以資家國有益恐匿聖言禍鍾自犯四分律云使恭敬者年不應禮拜白衣者正以弗摩於爵祿異俗網於典誨矣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紂以爵山川有神祇而不舉者削以地況僧居索鬼神之教反父母之禮若使正教淪滑於是汙鄙忌神明不交泰福慶所不流潤災害機生禍亂幾作而含靈廢成俗之化胄子闕啓蒙之訓率土臣人順風載靡不可自新於師戒有助國於教化者也梵網經云不拜君親鬼神明矣且濡露不拜為容節之失矧乃割截非束帶之儀斃削无稽首之飾於庠序之風範朝宗之變恆也佛是絕域異俗之化靡中和順動之氣存亡之際實寄於人矣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求若福其所訓利其所稟便其勞動而用之乘其利安而事之故得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疏右

百姓之歡心即一人有慶者也又介冑不拜慮折其威師帝不臣恐損其道况衣忍鎧擇組甲伏龍怖以袈裟帽魔威於抖擻進退出家王親降禮波離入道父王致拜故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是以道顏弘人人蓋弘道者信矣今遺法所以付於王者委護持仗流通也以四衆之微弱忍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勢逼今使攝衣屈膝握拳稽顙則連河之化於茲玻矣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旌僧等戰戰兢兢誠惶誠恐懼虧遺教之本意厚同功之法服一拜之勞不必加衆僧之損一拜之敬不必加萬乘之尊頃僧等孜孜而不安其業者非所以苟為庸庸之軀深存靡靡之化矣恐煥乎之美元潤色於盛代異國之求豈聞於當今者歟必以經像為蕪穢不足以崇仰僧且為臭腐不足為福田觀教藉者目焦脩捐拜者摩偃麗縹緇服則轉筋談典禮而齒齟於是嫌而弃之變天竺之風暢中華之禮以萬物為更始策三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疏右

大而自新則取善之基徒使修立不若隔教網於區外放客儀於物表臣而子之足盡忠孝之節也即而史傳不必為長夜經子未必為太陽司成雖學而无倦猶將闕焉於大訓況助國之美无聞乱矣不繁禁而獲安不革情而得志雖文王至聖也猶學於號叔孔子至明也尚師於郊子王者至尊也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及其擇莫躬執爵而跪之日穆穆焉恂恂焉雖至孝之事嚴親罔以加也是以大易盡爻下事王侯大禮儒行不臣天子故知道以貴之為貴不以輕恥為輕伏想案案談誚正士為之盡害將生螟螣而議為拜者非朝廷之上策也原夫正法西基迄于茲日已過千載有太半焉自大教東流方七百歲雖歷變市朝隆之莫替其中聖主賢臣計餘可數未嘗拘檢意况銳削僧尼信知闊達之資為日久矣聞者有執權少主謨慕微君私倭自媚陷墜家國又一二蕃小犇雌耳舉雖整誅除尋草前弊夫若此者可以據杖

沙門不拜俗事奏第六 第六張右

鼓肘怒目切齒大視而叱之豈不忠烈之壯觀也今我大唐應九五之期四三皇之位八紘共軌四海同文百辟守法度於有司三寶暢微言於汲引則道俗資勲家國延祚可不盛歟可不盛歟勅以末朝整革此風少還遵舊貫良為爽其恒情誠在不失常理幸儼而思之弘而護之家國之政若隆忠孝之誠必著冥功潛潤根條盤蔚好爵自廣祿秩優寵花萼繼鳳蘭菊緒芳感福慶之內資思弘益而外護豈不居生勿墜常保勝期者歟今謹疏內外典禮請循熙寧沙門擇範敬白

龍朔二年五月五日上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

义等執議奏狀一首

司禮議僧尼道士女官等拜

君親等事

五百三十九人識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自臣之義况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沙門不拜俗事奏第六 第六張右

剔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偏轍披擺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為範雖全厥膚出穿起俗其歸一揆如以遠標天攝大啓 皇基義藉尊嚴我唐徵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或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以突有隱之貞獨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元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草其所利非因利之道求其本心非无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為允伏惟 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雖感神衷道法難虧還雷審想既奉詢第之旨敢罄塵微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戰

沙門不拜俗事奏第六 第六張右

一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肅司正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臣聞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輝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繼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有作齒勃斯觀細維天地駭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彩沙門弘禮足之綿典況太陽垂曜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攝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軌雖絕塵客事上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妙鏡皆仰化於跳風豈有執禮宸居獨高貞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為忤臣君敬父於道元嫌孝詳其議跪拜為允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居道士女官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龍朔二年六月五日狀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六 第九張右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軀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賁賁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慈流東改至於玄北遂言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受教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因革茲弊朕席圖登政崇真導俗凝懔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旨豈可以絕庶峻軌而忘恃怙之教按累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官僧尼等致拜將忍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公草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榷群議沉研幽蹟然其類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慶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極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

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

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

上官儀宣

京邑聖人程士願等上請出家子女不拜親表一首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六 第十張右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扶沉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為佛種弘演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適於區寓垂範道於无窮伏惟 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爰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奏 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教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盛虔意願國无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 臣等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六月二十日上直東臺馮神德上請依舊僧尼等不拜親表一首

并上佛道

此一條在貞觀十一年因今合上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六 第十一張右

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秘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賤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偽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趣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 皇帝陛下包元建極獨一飛負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為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是物我之情豈日無為之妙 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日皆令折福祈福一依經教二者何獨未違 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撫 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日人臣何得曲申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為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 陛下因天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六 第三十張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人之志順万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

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離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七月十日上

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策國

夫人楊氏請論不合拜親敬二首

僧道宣等感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真詮良資寵望伏惟 夫人宿著惠修咸無驕之福早擇信慧正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 勸依僧徒許闡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今跪拜私懷徒恆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還同於俗法僧等起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為上聞謹奉 聖恩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八月十三日上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數不拜父母表一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六 第三十張

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云國君父母不求此立禮拜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元不咸皆敬仰洎乎 聖帝遵奉成教彌隆故得列剎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僧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乘佛教萬代之後蕪穢皇風

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來門割有生之惡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密理固越情道仍殍物况堤形戒律銘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福善而今儀不改釋拜必同偏在僧有越戒之僇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 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繫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无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植福莫先自然教有所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顯宸旒伏增戰戰謹言

八月二十一日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僧尼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六 第三十張

第五八冊

五二五

拜父母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以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刑章倏草介士不拜於君親伏惟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客服異俗刑章之草不殊致使沙門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眼覓君以日易月形雖徙吉而心喪三年

是知過密八音其於三載修寸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又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无不為恐因今創改万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切粉身翼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藹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 八月二十五日上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僧尼父母同君上不受出家男女致拜表一首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草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家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

恩教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敬愛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者君開高尚之迹不勒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為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草一化致疑二理手摘伏願請從君教之禮以通臣下之儀塵瀆宸旒彌增隨越謹言

十月二十五日上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威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為敬不悟三層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奪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認輕發極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等伏通臺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未執或訪二議處多余以為是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則膚接未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九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瞻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龍璽叶從故得天降下輩截登高尚之美惡育之地更行拜伏之仁時法侶名

僧部詔著耆童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敬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遙遠申請靡由奉 詔求宗難為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擇侶豈不然歟贊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發道誠未為得司列等狀抑擇從偏拜傷

君父詎曰忠謀實議道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聖誥恭承 明命式拊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時咨咸申感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惟谷投措靡由仰惟神禹疏茲法流沙門不應拜俗愆論

釋彦棕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及及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寓內迹寄家中斯所以抗體宸居背 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元以累其生長擅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暨通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異化可略言焉斯神

祇之流也為祭之尸必吐昭穆割牲薦熟時為不臣今三賢一體敬僧如佛倫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祀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為國賓今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教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戢前慈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冑之流也著代筵賓尊先冠冑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已任極群生於塗炭敬遵遺蹟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屈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塵埃之中自致寥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閔三木被撻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形貌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且尊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六張古

況德動幽明化露龍鬼靜人天之普浪清品庶之受氣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軌斯務長頗披尋揅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燭火以興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无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文遠公有言曰淵壑豈待是露哉蓋自申其同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張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勅雕造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六張古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

唐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

七

夫三寶利見其來久矣但以信毀相竟故有感應之緣自漢洎唐年餘六百靈相勝嚮群錄可尋而神化無方待機而扣光瑞出沒開信於一時景像垂容陳迹於萬代或見於既往或顯於將來昭彰於道俗生信於迷悟故撮舉其要三卷成部云

初明舍利表塔次列靈像垂降後引聖瑞經神僧

初明舍利表塔昔如來行乞有童子戲於路側以沙土為米麴逆請以土麵奉佛因為受之命侍者以為土將除佛住房足遍南面記曰此童子者吾城度後一百年王闍浮提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並皆臣屬開前八塔所獲舍利於一日夜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廣如眾經故不備載此土即州之東境舍利西林凡言此俗載故塔現不足以疑舍利西林凡言此俗身也俗身也俗身名而別之西晉會稽晉鄒塔緣東晉金陵長干塔緣石趙青州東城塔緣三燃秦河東蒲坂塔緣四周岐州岐山南塔緣五周瓜州城東古塔緣六